

开满茧花的手

□ 卢伟益(毛南族)



李道芝制作 腾讯元宝生成

秋天悄悄地走来了,凉爽的秋风秋雨,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拂过田野,大地泛起了一层黄色。

这天早上,表姐打来电话,说明春要给二姨妈立碑,让我写一写碑文。我放下电话,眼前立刻浮现二姨妈那一生忙碌的身影。

二姨妈是在一个腊月天,突然离开我们的。虽然时光已逝去多年,但她的音容笑貌,她的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,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她是我母亲的姐姐,在家排行老二。因为外公外婆只生了四个女儿,二姨妈便当作儿子一样留在家中,招婿上门。那地方是一个名叫“洞界”的山旮旯,村子四周是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,高山下的乱石中,躺着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山地。二姨妈一辈子就在这山地里耕耘,种玉米,点黄豆,植红薯,用微薄收成,撑起全家人的生活。

年轻的时候,二姨妈就是村里的劳动好手。虽然没有上过学,但下地干活,上山打柴,喂猪养羊,样样干得来,事事做得欢。在大集体年代,挣的工分比村里男人们还多。

有一年,生产队举行“挑农家肥”比赛,就是比谁挑的猪粪牛粪多。二姨妈凭着结实的身子骨,挑了一担216斤重的农家肥而一举夺冠。后来,村里面的人就送给她一个响亮的名号:“一等劳动力”。因为这个名号,她被同村的一个小伙看上了眼。不久,这小伙便成了我们的二姨妈。

结婚后,他们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。孩子们在姨妈姨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,而且一个比一个争气。有在厂子里当工人的,有在部队当兵的,也有在医院当医生的。在她50多岁的时候,还收养了两个小孩,一个是她的大孙子,一个是我的弟弟。我弟弟是在母亲病重时,被二姨妈接过去抚养的,当时才1岁多。村里面的人都说,二姨妈一辈子生育了9个孩子,却抚养了11个孩子,真不容易。

在我的印象中,二姨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,嗓门高,喊一声,全村的人都听得见。无论什么事都能干,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。小时候每次到姨妈家走亲戚,每次都是在地里面才能找到她。她不是在给玉米锄草,就是在给黄豆上肥,经常晒得满脸通红。有时我想不通,就问:“姨妈,你这么拼命干活,难道不觉得累吗?”姨妈摸着我的头,笑哈哈地说:“干活是在锻炼身体,怎么会累呢!”

由于长年累月做农活,二姨妈的那双大手又厚又粗,粗糙得像老松树皮,手背裂开了一道口子,手掌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那一个个老茧像一朵朵盛开的石头花,开满了掌心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二姨妈更是如鱼得水,忘我地投入到劳动中去。记得15岁那年春天,我去二姨妈家种玉米。早上7点钟,简单喝了两碗玉米稀饭,就扛着扁担,挑起粪筐出发。我和几个表哥表姐负责运粪,二姨妈她们负责挖坑种玉米。刚开始我有些兴奋,说说笑笑,开心得很。可才挑了五六个来回,就把我累得筋疲力尽,气喘吁吁。当时,我心里暗暗盼着快些收工回家。可暗示了几次,二姨妈好像一点也不领会,埋着身子在那里不停地挖坑下玉米,丝毫没有歇下来的意思。我当时累得像过了开水的葱花,浑身软绵绵的。后来实在受不了,眼泪便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二姨妈看见了,忙问怎么回事,我说累坏了。她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说:“我们还要忙一阵子,你们先

回去歇歇吧。”我和表哥表姐们像得了特赦令一般,飞快跑出地里,头也不回地往家奔去。可我们在家吃完晚饭,又睡了一觉醒来,却发现二姨妈他们还没有回家。

父母去世后,二姨妈一家就成了我们的靠山。我和两个妹妹虽然生活在老家,但她却时时刻刻惦记着我们,每次来看望我们,不是带上自己做的手工米粉,就是捎上七八个粽粿,生怕我们饿肚子,吃不饱。每次临走时还不忘塞给我们三毛五毛的零钱。

小弟在二姨妈家生活了16年。那些年,二姨妈把他当亲儿子对待,送他上学,教他劳动。在辛勤养育下,小弟从一个小屁孩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,其中凝结了二姨妈一家人无尽的心血。

二姨妈家小孩虽多,但凭着勤劳的双手,小日子也过得滋滋润润。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之后,二姨妈家的生活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一辈子没有消极过,永远保持乐观向上

的心态,即使遇到天大的难事,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,退却过。

二姨妈身体硬朗,很少生病,这大概是她长期从事生产劳动的缘故。不料在一年夏天,她却生了一场一生中最急最重的大病,可把我们急坏了。

那天,如同往常一样,二姨妈在离家较远的一块地里干农活,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随后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姨父叫她找个地方躲躲雨,但前后左右找了半天,都没有找到一个能藏身子的地方。她无奈地笑着说:“没事,这样凉快着呢!”暴雨足足下了半个小时。回家后不久,二姨妈就发了高烧,躺在床上昏迷不醒,直说胡话。到医院,医生一测,身子烧到了41度多。医生心有余悸地说:“幸好你们来得早,要不就有生命危险了。”

这次二姨妈在医院整整躺了半个月,身体才恢复正常。我到医院去看她,握着她那双布满青筋、长满硬茧的手,心疼地劝道:“姨妈,以后别再那么拼命了,要多保重身体。”可姨妈却笑着说:“我命大,死不了的。”

听了姨妈这句话,我心里直感叹,她用劳动创造了我表哥表姐一家幸福美满的生活,创造了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她用劳动,播种希望,收获未来。

4年前的那个寒冬,离春节就只有那么几天,天突然变得灰暗阴冷起来。刺骨的寒风,吹疼了我们的脸颊,也吹颤了我们的。就在这时,一声二姨妈去世的噩耗传来,让我的身体僵硬了许久。

就在二姨妈去世的十几天前,我还专门去看了她。那次是她闲不住,偷偷跑去地里拔草松土,没想一不小心,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。于是,92岁的二姨妈便卧床不起了。

听说受伤卧了床,我便趁着双休日,和小弟一同驱车前往乡下,看望这位90多岁了还在地里忙碌的二姨妈。

躺在床上的她,神色仍然开朗。看到我们回来,便笑着说:“儿呀,不用担心我,我这体质至少还能活个五六年呢!”我也笑着说:“现在生活好了,姨妈您应该活过100岁,好好享受子孙满堂的幸福时光。”可没想到,只过了短短十几天,她就匆匆走了。

岁月如梭,往事如烟。二姨妈一生默默无闻,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惊天动地,只用一生的劳动,还有那双开满茧花的手,诠释生命的真谛。

钓者老余

□ 苏 龙

在邕城,“钓鱼佬”是对钓鱼痴迷者的调侃,并非贬义。老余也是“钓鱼佬”。

老余原先爱好诗词,起承转合,平仄押韵,在老年大学,他学得晕头转向。还是学别的吧,老余就这样成了“钓鱼佬”。

网购钓鱼装备,还有遮阳伞、遮阳帽、小马扎、大水壶等物品,老余开着老旧面包车,颠簸在山路或丘陵,到了水库、山塘、冲沟或鱼塘边,选好位置,鱼钩装饵,甩竿放钩。

钓友老白手把手教他:鱼的习性要懂,鲫鱼爱甜,鲤鱼爱香,草鱼爱酸,鲢鳙爱臭。鱼饵也有讲究,玉米钓鲤,麦粒钓鲫,草叶钓草鱼。此外,水面要选好,浑水钓近,清水钓远……经老白点拨,加上脑瓜活络,老余钓鱼很快上手,鱼桶内开始有了“咕嘟”“哗啦”的声音。老余自打迷上钓鱼后,风雨无阻,晒得黑不溜秋,一笑,露出两排白牙。

邕城有个“钓鱼佬”群,“钓鱼佬”们常常在群里交流钓鱼心得。老余的发言颇得“钓鱼佬”们关注追捧,因为他三言两语后必有精辟归纳——

“出门看风向,若是刮东南风,会带来暖湿气流,水里溶氧量增多,那是鱼疯狂觅食的时候,就是说:东南风起鱼张嘴,西北风来收竿回。”

“不怕下大雨,大雨冲刷带来食物,这时候下竿就有你钓到手快的鱼,就是说:大雨过后料充盈,甩竿别等雨全停。”

“春季浅滩水温回升,鱼群活跃,夏季鱼群深潭避暑,秋季阴凉处食物丰富,冬季向阳区水温较高。就是说:春钓滩,夏钓潭,秋钓阴,冬钓阳。”

这些钓鱼心得易懂易记,老余也成邕城钓鱼界“名钓”。因其脑瓜硕大,嘴巴宽阔,身段矮小,加以其喜钓大头鱼,“钓鱼佬”们遂唤其为“大头余”。老余手抓后脑勺,眼睛眯成一条线,不恼。

老余的钓鱼手艺是老白教的,他心怀感激,每次钓鱼都约上老白:一则为帮他省油钱,二则钓多的鱼分一些给老白,说是吃不完。若老白推辞,老余便佯装将鱼倒回水中,老白这才肯收。他深知老白家里大的读大学,小的读高中,钓鱼是为了换钱。

我与『天马』的故事

□ 吴志坚

在伊犁,这片被誉为“天马故乡”的广袤大地,从呱呱坠地起,我就与马结下了难以言说的情缘,这缘分如同伊犁河谷肥沃土地里的根系,错综复杂又深沉绵远。

儿时,我在兵团连队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。连队里,几匹马是劳作的好帮手,静静伫立在马厩,偶尔喷着响鼻,踏动蹄子,那股子劲仿佛随时准备奔赴田野。不远处,几户牧民骑着马,赶着羊群,悠悠然穿梭在天地间,勾勒出一幅天然的草原牧歌图。那时年少,天不怕地不怕,总觉得万物皆可亲近。一天,看到牧民拴在木桩上的枣红马,高大俊美,阳光洒在它身上,皮毛油亮如同上好的绸缎,鬃毛随风轻轻飘动。我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,脚步不受控制地慢慢靠近,一心只想摸摸这漂亮的生灵。可就在指尖触碰到它身躯的刹那,毫无征兆地,它猛地一踢,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只觉腹部一阵剧痛袭来,如遭重锤,我整个人蜷缩起来,捂着肚子,冷汗瞬间布满额头,疼得说不出话。那一刻,整个世界仿佛都暗了下来,只剩下无尽的疼痛。许久,疼痛才稍稍缓解,若是这一脚再偏些,后果不敢想象。自那以后,马成了我心中的恐惧之源,每次远远瞧见,都忍不住绕道而行。

命运却好似故意开玩笑,越是害怕的事物,越是如影随形。长大成人,我穿上警服,成为维护一方安宁的警察。工作中,常常要奔赴偏远牧区的案发现场,那些地方山路崎岖,车辆难以通行,马便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起初,每次靠近马,儿时被踢的惨痛记忆就如潮水涌上心头,双手微微颤抖。但任务在身,容不得退缩。日复一日地相处,我

渐渐摸清了马的脾气秉性。我学会在上马前轻轻安抚它,顺着它的鬃毛梳理;学会在骑行时,感受它的节奏,与它默契配合。慢慢地,恐惧如同阳光下的积雪,悄然消融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样的信任与依赖。

后来,我转行成为记者,牧区依旧是我新闻素材的富矿,骑马更是成了日常操作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寒冬,我在地区电视台任职,和报社的袁记者一同前往新源县塔勒德乡(今塔勒德镇)蹲点采访。整整7天,我们扎根在牧民中间。清晨,伴随着牛羊的叫声起身,钻进牛棚,查看牲畜的饲养情况,仔细记录每一个细节;午后,跨上骏马,向着冬窝子进发,去了解牧民们在严寒冬日里的生活百态。马蹄踏在积雪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寒风如刀割面,可心中满是对新闻理想的执着。那次深入采访后,我们推出的一组反映基层农牧区发展变化的系列报道,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之后,我又以电视台记者的身份,跟随地区领导前往偏远山区冬牧场慰问。在那里的8天,每日行程满满当当,看望牧民、查看马牛羊的养殖状况,骑马在茫茫雪原穿梭更是常事。冬牧场条件艰苦,住宿简陋,寒风无孔不入,但我们咬牙坚持了下来。这段经历,让我对马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,它不仅是代步工具,更是在艰难环境中陪伴我们、给予我们力量的伙伴。

作为记者,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前往昭苏,探寻马的故事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,昭苏县每年都要盛大举办天马旅游节,天马节是昭苏人民每年的盛事。站在观礼台上,万马奔腾如赤色潮水漫过草原,骑手们的吆喝声与马蹄声撞碎云层。养殖大户尼曼的“小黑风”冲过终点线时,鬃毛飞扬似燃烧的火焰。他粗糙的手掌抚过马颈,对我说:“这宝贝啊,比银行存折还金贵。”改良后的伊犁马,每匹能为牧民带来数千元收益,伊犁马为当地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缘分,因为心底对伊犁马那份炽热的喜爱,我的笔名和网名叫“天马”。未来的岁月里,我愿化作故乡与伊犁马的讲述者,将这些故事,伴着伊犁的风声、马的嘶鸣,一直讲下去,讲得更加绘声绘色,让更多人知晓这片土地,领略伊犁马的独特风采。